

平遙州志



.564

7

出 版 说 明

云龙，古称比苏。修志始于明代，至清雍正年间成书，木刻本称雍正《云龙州志》。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如今很难找到此书的木刻原版。

盛世修志，继承传统，我县在编修新县志的过程中，据省图书馆的抄本抄回了雍正《云龙州志》，给编修新县志提供了史料，也为研究云龙县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雍正《云龙州志》，经大理师专周祐副教授作了校点。

为深入研究云龙的县情，鉴古知今，搞好我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校点本人同意，我们将雍正《云龙州志》铅印出版，内部发行。

雍正《云龙州志》和其它旧志一样，修志都是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服务的。因此，在阅读或使用此书资料时，必须以马列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取其中有用的部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会议云龙县委员会
云南省云龙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

目 次

云龙州志序·····	郭尔泰	(1)
云龙州志序·····	陈希芳	(3)
云龙州志序·····	赵惟精	(5)
原 序·····	周宪章	(6)
云龙州志序·····	顾芳宗	(7)
原 序·····	毕仕魁	(10)
修志姓氏·····		(12)
凡 例·····		(13)
图 说·····		
州境图·····		
州治图·····		
题 字·····	郭尔泰	
星 野·····		(19)
气 候·····		(20)

沿 革·····	(21)
疆 域·····	(27)
山 川·····	(28)
形 势·····	(33)
里 寨·····	(33)
场 市·····	(35)
津 梁·····	(36)
铺 哨·····	(36)
胜 景·····	(37)
古 迹·····	(38)
建 置·····	(39)
祠 祀·····	(40)
寺 观·····	(41)
风 俗·····	(43)
赋 役·····	(46)
盐 井·····	(48)
八井课额·····	(52)
物 产·····	(54)
学 校·····	(58)
祭孔(下奏上谕)·····	(59)
祭 器·····	(59)

舞 篇.....	(61)
舞乐人数服色乐器.....	(61—62)
祭 品.....	(62)
陈设图.....	(63)
曲 奏.....	(66)
义 学.....	(68)
学 田.....	(69)
选 举.....	(69)
官 师.....	(73)
名 宦.....	(79)
兵 防.....	(80)
土 司.....	(80)
人 物.....	(86)
灾 祥.....	(90)
杂 异.....	(92)
艺 文.....	(93)
谕各省王贝勒大将军督抚等敕	
.....康熙十七年	(93)
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	
.....并序康熙二十五年	(94)
碑 记.....	(95)
奏 疏.....	(101)

请鑄貢金疏 万 历.....	(103)
題五白二井爭行鹽地方疏.....	(105)
建城碑記.....	(109)
迁建州治碑記.....	(110)
詩 歌.....	(129)
議裁雲龍甸巡檢司.....	(144)
咨詢地方利弊通行節略.....	(145)
詳封湯鄧銅廠.....	(147)
詳革井里陋規.....	(148)
跋.....	胡錫熊 (153)
跋.....	謝 巒 (154)

云 龙 州 志 序

云龙之有志也，创始于明司牧周宪章，脱稿于榆郡孝廉赵惟精。迨及

本朝，顾牧芳宗、毕牧仕魁、王牧符相继莅此，博搜广采，几经阅历而后成编。今陈牧希芳，其后殿也。志之既成，凡星野、疆域以下诸类，厘然具备，观之者瞭如指掌。惜是册置于万历之季年，前此羁縻，未改其旧。至是段、林二贼，以次剿平，而后十二里八井之区，悉为版图所有。故自有元以上，若混沌然，存而不论可也。按籍考之，其民淳，其俗俭，饮食服御之具，岁时伏腊之规，大概与中邦等。而其间温泉膏沸，不亚华清，凤岭空青，宛然雁宕。其他名胜之地，争妍竞秀，往往有之。然而艺文所载，未见有工于体物者，岂非以僻在一隅，名贤踪迹所不至，是以湮没而无闻耶？嗟乎！龙湫玉甌，赖康乐以传；钴鉞黄溪，因子厚以著。欲歌咏而表章之，不能无待于其人也。今语其人物，孝子贞妇，后先相望。语其物产，斥卤田畴，贡赋可充矣。独奈何选举一编，科名无几，僂僂一种，野性未驯。非是邦之

缺陷也哉！方今

圣天子垂衣于上，薄海内外，罔不相率而向风。为之劝学，以期于有成；为之立法，以变其汙俗。使衣冠之族，奋起乡闾，仁让之风，流传京国，以彰太平之盛。此良有司之事，非大吏所暇及也。故因陈牧之清序，而并书以示之。时雍正戊申长至

大司马西林鄂尔泰毅庵父题

云 龙 州 志 序

书以志名，徵信也。志而别之以州，著四境之规模也。延访周，故大纲举而小纪亦彰，称说当，故善者劝而恶者亦惩。使穿凿附会，摭拾繁文，以幸成篇帙，则名存实亡，亦安赖有是书也哉！云龙虽山谷小郡，然地处边徼，与诸彝错壤，控制不可无术。里分十二，并示来兹，垂鉴后世者，可置而弗问乎？州志自榆孝廉赵惟精创始，经国朝之顾牧可亭、毕牧云章、王牧徵远，节次增订。亦可谓条分缕晰，大有文明。乃恭遇 皇上首出，声教远讫。不数年间，星野犹是也，而沿革则愈当矣；疆域犹是也，而建置祠祀则愈备，物产则愈加矣；山川犹是也，而赋役则愈平，津梁则愈备矣；学校犹是也，而风俗则愈美，人物则倍出，官职则汰冗矣。至若雨暘寒燠，名得其时，惟其祥也。孔子曰：“三年有成”，其是之谓欤！夫志以徵信，有如是之因革损益，而不为之增订之，将信也适足以傅疑。此中补偏救敝，守土之责也。余自乙巳冬，奉命来守是邦，渍渐已三年矣，敢不为据事直书，赓扬盛概，以待乘史之采择哉！是为序。时雍正戊申莫春月谷旦

奉直大夫知云龙州事加二级三韩陈希芳撰

云 龙 州 志 序

赵 未 刻 稿 原 序

原志所自始，其《禹贡》《山海》遗意乎？夫山川异域，风土异宜，民生异禀，而立政设教，因之以殊。则方寓之志，亦所以通天下之故，类万物之情，而与《禹贡》《山海》相发明者也。大理郡志载诸属州邑甚详，独于云龙以其地为土州，略举其名而已。然考其舆图，广袤千里，高山大川之包举，幽岩邃壑之藏伏，奇踪灵迹之著见，秦松汉柏之森茂，大有出于寻常闻见外者。至若三崇之雄秀，岧岧作镇，黑水之纒洞，湾湾环抱，千峰拱翼，万派朝宗，田畴平衍，关锁完固，金碧苍洱之外，罕有其比。不谓僻险苍莽中，忽开此嘉胜。第以达官、贵显、迁客、骚人车辙之所不至，弃为彝壤者越二百年。然名胜奥区，终非腥膻之长得而有之，遂耀文明于今日。是则山川之名胜，亦若有幸不幸焉！抑亦其运数之默定，必待此而后开耶？大父母周侯叱驭莅兹，拮据四载，既先后尽殄彝乱，盛兴文治，谓境内山川

名胜不可使黯而不章也。以精好谭榆郡往事，召使周览其境，而授简缀辑，用补郡乘之所略，以备稗史。若夫通政类情，以疏明《禹贡》《山海》之遗意，以资政教，则以俟郑国侨、张司空其人，而此直用覆瓿云尔！

时天启四年甲子岁夏五月朔叶榆后学赵惟精明中甫撰

原 序

榆属有云龙，犹着面黑子耳。城郭弗若云南，文风弗若太和，平原沃野不及邓、浪、宾、赵之一隅。然则云龙奚以志？志云龙者，不几东施之颦，土梗之饰乎？噫！否否。国家大建藩屏，日照月临，薄海内外，实疆理之。况扼彝夏之交，擅山川之险，为西南一关要者，顾鄙陋置之耶？且段逆之平也，前沈、潘二台使及彭、熊两监司，经纬相宜，不移时而崇氛沧雾旋就清谧。②业既飞疏枫宸，书庸版部，兼以都宪冈公、直指罗公，振刷抚绥，宏敷指画，而泽宫、城隍、关梁、亭障之属，次第底绩，萑苻绿林，荡涤殆尽。不特负耒之子，可以入而横经，即彼雕题卉服，惴惴焉，毋敢涉澍水而蹀石门。虽百雉不加，邾莒未大，③顾已称雄于金齿、蒙、鹤之冲，为榆西一屏蔽矣。安得谓其山高林邃，菁隐溪深，而荒服之耶！夫天地之气，自晦而明。云龙之气，浸浸既旦矣，若木之华，立可焕咸池之彩，而州志缺焉，何以信今而传后哉！则此志也，匪以侈遐荒，盖以纪我皇仁远鬯之休也。故不揣鄙陋，而窃附榆属之末。

天启甲子蒲月云龙知州黔南周宪章识

云 龙 州 志 序

天下者，一州之所积也。志一州之书，而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盛衰，汇诸郡乘，上之大僚，奏之朝廷，使边陲之事，瞭如指掌。凡夫驾驭之方，羁縻之法，抚绥之道，若烛照数计而龟卜焉，其所关岂浅鲜哉！若是乎志一州之书，即志一郡之书，志一国之书，志天下之书也。而云龙独无志，何也？自开辟以来，人不通中国，目不睹礼义，载籍无稽，事迹蔑考。若嬴秦以前无论已，至相如建汉节，而其君清臣置吏，④张叔、盛览受业于司马氏之门，而西南始知有文教，自是以还，宜其人与事之可志者，简不绝书，手不停已。而自唐宋元明以迄于本朝，何竟寥寥也？岂崇山黑水之间，跋扈鸱张，战争不息，而典籍沦亡与？抑亦遐荒绝域，鸟道纡回，为骚人墨士足迹之所不至，而莅斯土者，亦姑置诸不论不议之列耶？然则云龙之无志者，果曷以故？盖以天下之大，而视滇末矣，以滇省之全，而隶一斯榆末矣，以斯榆之四州三县，而仅仅有一云龙，抑又末矣。而况侏离卉服之乡，蒙氏僭封岳渎，则崇山黑水为蒙氏之藪也。洪武初，傅沐二大将军平云南，李罗明死，佛光寨破，而段保授土知州，则崇山黑水为段氏窟也。维马旧为五井提举司，流官吏目一人，视若赘疣，则

崇山黑水，一贩夫贩妇之场也。虽欲志之，又乌得而志之。迨前神宗四十二祀，抚军周公嘉谟，题请改土设流，又七年，中丞沈公徽烱檄金沧彭公自新、兵备熊公鸣岐，平段进忠之乱，消林养中之变，而此州之蚕丛为之一辟。时州守周思南，文采风流，有志而未逮。

今上龙飞之庚午年，制宪沈阳范公，特题具请，以为滇志不止一隅而实关于全璧，檄行州县，悉行采访前迹。尔时鹄水丁君岫帆，欲肩其任，条议已具，以文献无徵，而此事究亦阙焉未备。芳宗自惭学问荒落，无作史之才与论史之识，然自岁了丑秋，谬膺

简命，业已承乏是邦，则凡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盛衰，皆得过而问焉。遂遍历州境，以尽其名胜要害。既而得榆城孝廉赵明中之未刻稿，其间梗概已具，决意敦聘名儒陈爽哈与州之绅士李崇山辈，搜辑抄撮，有经有纬。举其大者，而小者亦所不敢遗；哀其轶事，而善者尤不可略。日积月累，而后成帙，其一切疆域、沿革、风土、人物、田赋、刑法，得失休咎之所自来，既不失之荒略而无伦次，亦不敢凭诸臆断而多缺讹。要期可以传信，羽翼

圣治，为后人之法戒而止。是举也，詎敢窃附于外史之林，博雅通人之目乎！幸值

圣天子久道化成，礼明乐备之时，不能鼓吹休明，颂扬功德，是亦固陋者之耻也。庶几网罗放失，勒为成书，藉手昭代名公巨卿，献之

当宇，以备观省，而思长策。知海隅日出，大荒穷发之区，犹有万里孤臣，心怀魏阙，柔远招携，不敢怠职。则本朝大一统之规模，浮囊献琛，重译来庭，固已迄于无外

矣。以视古昔先王，越裳之白雉，肃慎之楛矢，岂得专美于前也耶！若夫州之人士，因其盛衰，考其得失，善善恶恶，以感发其天良，而创惩其逸志。俾风气日益道上，为西南一大都会，则尤不能无厚望也夫。

时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病月吉旦直奉大夫大理府云龙州知州升刑部贵州清吏司员外郎上虞顾芳宗可亭甫序

原 序

郡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史也者，志美恶于当前，垂法戒于后世，典至渥也。至于志，凡境内之事，靡不该载。疆域、山川、城郭、物产，犹可历久而不变，独是户口之增减，风俗之盛衰，与夫文艺之升降，月异而岁不同，是必及时纂辑，汇为成书，亦犹十五国风，以备太史采择。则志也，即史也。云龙僻居天末，汉彝杂处，与内地不同。粤稽往昔，自长卿、武侯恩威并著，始纳款于中国，然犹叛服不常。蒙段窃据，历唐宋元三朝，终未久归王化。即明初傅沐二公平定六诏，而云龙犹名为甸，亦未建州治也。迨万历四十八年，始建城于澜沧江外，嗣因距榆鸢远，文移稽迟，复迁于雒马井。形势虽胜，规模稍狭，两面皆山，中通一水，真所谓以山为城，以水为池，而不能施其筑凿之力者。即衙舍厅宇，悉系总戎故署，未尝鸠工庀材而创置焉，故莅兹土者，类皆因陋仍俭，而于志概未暇计及也。至前任顾牧始访采遗事，传集绅士名儒，设局编纂。凡疆域、山川、城郭、户口、风俗、物产，固已瞭如指掌，灿若列眉矣。余承乏以来，田野渐开，人民渐聚，风俗日醇厚，人文日兴起。惟勉竭弩骀，极力抚绥，期不至于陨越已耳！乃于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内，

院宪续修真志，用光大典，檄令各州县采辑轶事，以资参考。余随备查五六年来一切事宜，并博访绅衿父老，公同酌议。务于事迹之最确，闻见之最真者，补缀一二，捐资剞劂，聊备

上宪采择。他日省志告成，上之

彤廷，颁诸史馆，则志之所在，即史之所在。孰谓志与史不并重于天下也哉。是为序。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季春吉旦奉直大夫大理府云龙州知州东光毕仕魁序